

煨山芋 烤红薯

2020年7月,福建泉州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一箱红薯。溻心的,非常好吃。

这千里迢迢来自福建的红薯,外表和内里看,似乎跟北方的红薯也无多大差别,但是,煮熟后,差别就非常明显——北方红薯,无论蒸煮烤,熟了后都是烂塌塌的,虽然香甜,没筋道,太过软烂。这福建寄来的红薯,香甜自然,却没有北方红薯的软烂,也没有江南白薯的干涩,居于两者中间,属于红薯里的上品。

福建的红薯好吃,不奇怪。毕竟,福建才是中国红薯的祖庭所在。其余各地红薯,无论江南还是燕北,都是由福建红薯开枝散叶而来的徒子徒孙。

我曾经很认真读过《金薯传习录》PDF版残本。当年在吕宋做生意的福建人陈振龙,将红薯藤编入篮筐,躲过殖民当局的检查,漂洋过海,带回了福建。移植成功后,广播中华,活命无数,造福至今。可以说,没有红薯,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1

我小时候的故乡乡下,家家户户自留地都种山芋。红薯在中国有许多名字,山芋是我老家对红薯的称呼。我家在2024年拆迁之前,依然每年都在自留地上种山芋。

过去山芋是一种广受农民喜欢的作物。夏秋时的嫩山芋藤,是清口下饭的蔬菜,在故乡至今仍是席上珍品。山芋藤当年还是喂猪不可或缺的饲料,老藤则还常用来垫羊圈,供羊撕咬蹂躏。至于山芋,既可生食,也可熟食,还可以用来做薯粉条,晒山芋干。冬天熬成粥时放一把山芋干,也是饱肚之物。农家都爱种山芋,不易易活,成活后不用费手脚施肥料,产量还高。稻麦主粮永远不够吃的年代,自留地上产出的山芋,是青黄不接岁月的救济。

从山芋地开始出现裂缝起,当年我这样的顽童,就惦记上了山芋。少年最爱偷山芋。那个年代,从山芋才开始长到手指粗起,不知有多少山芋没能熬到秋天。偷来的山芋生吃,曾经是我们生活中主要的水果替代。

山芋一收下来,偷山芋时的兴高采烈,很快会被天天吃山芋打击掉。那个时候,山芋就是事实上的主粮,每天早上煮一锅,盛一碗山芋吃,或者粥里放山芋;中饭锅里要蒸,到晚上粥里还要放。山芋好吃,架不住早饭吃,中饭吃,晚饭还吃,顿顿吃山芋海味也受不了,何况还是粗粮,而且是很噎人的粗粮——我老家过去的山芋品种其实属于白薯,淀粉多,煮熟了内里多白色,或淡黄色,吃起来干涩(淡黄色品种的略好),所以配粥最好。白薯的糖度和软烂度远不如红薯,小时候要是意外遇上一个溻心山芋(黄心或红心山芋,过去故乡极少),小孩们很可能为争抢打破脑袋。

林清玄写过一篇小文章,《红心番薯》,谈到哪儿山芋好的争议,离乱中幸存的山东老兵,坚称台湾的红心番薯如何也比不上他家乡的红心番薯,理由是台湾多雨水,“俺家乡的番薯真是甜得像蜜!”看老人说话的神情,林清玄写道:“番薯虽然卑微,它却联结着乡愁的土地,永远在乡思的天地里吐露新芽。”

我是个故乡沙文主义者,哪儿的物产都比不上故乡的,独有山芋,尽管它们让我们度过了艰难岁月,我还是坦白承认,我故乡的当年的山芋味道实在不咋样。

尽管如今感觉生吃熟食山芋吃伤了,很少吃,但我却没有讨厌山芋,人怎么能讨厌自己活命的恩物?我后来读北师大童庆炳先生的口述自传,读到他对山芋的情感,几乎跟我一模一样。童先生曾是莫言等人的老师,他是福建连城人,连城的红薯干,全国最有名。

2

我童年时代,江南的冬天寒地冻,彻骨的冷。但是,煨山芋,不仅没有像蒸山芋那样给我带来“又是山芋”的哀叹,反而

带来了新的期待、口感,以及驱走严寒的快乐。

煨山芋,就是做晚饭或早饭时,扔几个山芋进灶膛。当年乡下都是柴火灶,烧柴火,煮饭时往灶膛扔进几个山芋,一顿饭做好,山芋也煨熟了。有时晚上烧饭用硬柴(故乡通指树枝杆一类燃料)时,在火将灭时,扔几个山芋进去,第二天早上,余烬已经将山芋煨熟了。

不过烧火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火叉去拨弄山芋,容易捅破皮。我后来想,煨山芋用当时本地地产的白薯,要比红薯好。红薯易熟,但火叉一不小心碰到,会比白薯更容易戳破弄脏。

煨山芋通常是大人哄小孩的。冬天做饭时,我们最喜欢躲在灶窠里,帮着大人递草结添火。灶窠对着灶膛,又堆放着柴草,暖和。当然,还有我们对灶膛里煨着的山芋的眼巴巴的期待。谢冰莹客居台湾时,写了篇《故乡的烤红薯》,对冬日雪天与兄长们围炉烤红薯的场景念念不忘。我小时候没炉子,只是和弟弟们挤在灶窠里,等着煨好的山芋出来。

冬天的傍晚或早上,小孩子拿着煨好的山芋,怕烫也要来回倒手拿着在村里转悠,就是为了吃之前摆弄一下,没有的孩子带着艳羡的眼光,甚至流着口水看着玩伴馋自己。我馋过别人,也被人馋过。这是艰难岁月少年的游戏和心理。

吃煨山芋的时候,要小心地撕掉外面的山芋皮。撕开皮后,煨好的山芋冒着腾腾热气,一边吹着气,一边小心翼翼地咬一口,一边吸着气,既烫,又不舍,要慢慢吃,慢慢回味。

吃煨山芋的时候,我常常弄得满嘴乌黑。一来山芋是从灰堆里扒拉出来的,二来煨山芋常常火候掌握不好,有些部分会烤焦。

到冬天,家里其实已没几个山芋了,好不容易留下的山芋,都是为哄孩子煨山芋的。我们每年吃不上几次煨山芋。家里的山芋吃完,也就只能期待来年冬天了。

3

要论煨山芋,我最服北京人。

1985年秋天,我北上求学。那时北京秋冬时满大街都有飘香的烤红薯。是的,红薯,与我老家的山芋不同,软烂,不干噎,特别甜,都是我小时候罕见的溻心山芋。

八十年代的北京城里没有江苏乡下那种灶台,煨山芋用的是炉子以及废柴油桶改造的炉子烘烤,所以叫烤红薯。味道和我小时候在灶窠膛里的煨山芋有相似之处,但更好吃,还干净,不会弄得手上嘴上乌黑墨黑的。

我上大学时,冬日恋人出门,男青年路边买个烤熟的红薯,就像今天买束花一样,是会让她感动的,暖手、暖胃,更暖心。我没有在大学时代谈过恋爱,没有过给姑娘买红薯的经历,但没少见,很多小说影视作品中也常见。

在北京近40年,从满城飘香随处可见的烤红薯摊时代,到整洁街道再也闻不到一丝红薯香味,我都没有主动为自己买过烤红薯。

林清玄写过一篇小文章,《红心番薯》,谈到哪儿山芋好的争议,离乱中幸存的山东老兵,坚称台湾的红心番薯如何也比不上他家乡的红心番薯,理由是台湾多雨水,“俺家乡

的番薯真是甜得像蜜!”看老人说话的神情,林清玄写道:“番薯虽然卑微,它却联结着乡愁的土地,永远在乡思的天地里吐露新芽。”

我是个故乡沙文主义者,哪儿的物产都比不上故乡的,独有山芋,尽管它们让我们度过了艰难岁月,我还是坦白承认,我故乡的当年的山芋味道实在不咋样。

尽管如今感觉生吃熟食山芋吃伤了,很少吃,但我却没有讨厌山芋,人怎么能讨厌自己活命的恩物?我后来读北师大童庆炳先生的口述自传,读到他对山芋的情感,几乎跟我一模一样。童先生曾是莫言等人的老师,他是福建连城人,连城的红薯干,全国最有名。

没有您,便没有我的后来

——怀念恩师张中圻

那一年,我初中毕业,由于品学兼优,成为整个年级中两个保送生之一。本来,这是那个年代学生的殊荣,可我家境过于贫困,哪里有上高中的命呢?

那一年,恰逢血脉债张的1958年。我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了母校——常州市五中的校园,伴随着“大跃进”的号角声回乡务农。白天,我参与“大炼钢铁”,铁屑满衣裤;夜晚,我跟社员们挥耙深翻土地,汗滴身下土。

那一年,年届三旬但还未成婚的五中化学老师张中圻,血气方刚,忠于职守。他担任高一(2)班的班主任,上任便反复查阅该班的新生档案,发现我全班唯一的保送生却成了流生。这信息搅得他食不甘味寝不安。他向领导和原初中相关老师了解情况后觉得:不行,这么好的生源怎能就此流失掉?为此,张老师步行3公里,东问西询地找到了我家。

眼见为实。当时,我多病缠身的父亲已年过六旬,而只手残疾的母亲也已两鬓斑白;家里的壮劳力就是大我两岁的姐姐。试想,单靠一个女劳力(当时在生产队里,女劳力力气再大也就算半劳力),既要维持全家的生计,又得供我和刚考上五中初中的弟弟上学,岂不是说天书?张老师目睹了我的实际困难后也忐忑了。他跟我爸妈商量说:“我回校向领导汇报,争取把德荣和德兴兄弟俩的学杂费全免并尽可能发放一助助学金,假如这样操作,能让德荣复学吗?”可是,爸妈和姐姐反复盘算,觉得即使一分钱不花,也改变了家里的困境,而我留在家的话,就多了个壮劳力——全劳力,那才是走出困境的根本办法。

来回跋涉6公里,在我家连口水都没喝,张老师的第一次家访虽然没成功,但他不死心。有句俗话说叫“死马当活马医”,此时此刻的张老师,虽然不晓得自己的努力会不会有效果,但他仍心诚志笃,不厌其烦,一趟又一趟地跑到陈渡桥来找我爸妈,找我姐姐,找我交心;与此同时,他又多次向校领导汇报,批准我享受每月8元的特殊补贴。那个年代的8元现金,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比一个农民全年的劳动所得还要多。我姐在生产队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累死累活干一年也挣不到8元零花钱。我,就是在



1959年初夏,张中圻老师与林友华老师交接班主任工作时,在原市五中校园留影。前左一为张中圻老师,前左二为林友华老师,后右一为作者本人。

张老师和学校领导如此关怀下才得以继续学业的。

凭良心说,要没有张老师的苦心,我哪有复学的可能,哪有后来的大学生涯和记者职业?可是,张中圻老师,我这位生命中的贵人,自己却命运蹇涩。正值青春年华的他,担任高一(2)班的班主任兼高一两个班的化学老师不久,竟被一场大病送入了窘境——他患上了肺结核病。如果是医疗水平相当发达的现在,肺结核算不上什么大病重症了,可在缺医少药且生活水平相当低下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虽说不治之症,也是可怕的重症顽症。于是,可敬可爱的张中圻老师,只能中断教学,住进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悉心养病了。

实际上,张老师对我耳提面命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用“行为世范”的人格烹煮而成的特殊师生情谊,却浸润在我心田,年年发酵,岁岁绸缪,终生难忘。因此,我负笈晋京读书和走上工作岗位后,虽久居北国,却常常念叨着有朝一日能返回家乡看望恩师张中圻。

物换星移,飞鸿一掠。我离开常州20多年后,1983年终于叶落归根返回故里。当时,单位把我安顿在全市第一座新式住宅小区——花园新村居住。真可谓无巧不成书。有一天清晨,我上班时路过小区的中心花园,头一抬,只见一位头发花白的瘦高个老者迎面过来。怎么那么面善呢?与他擦肩而过后,我又回过头来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忽然契悟过来了:这不是我日思夜念的张中圻老师吗?“张老师,你还认识我吗?”张老师停下步来朝我瞄了几眼,摇摇头说:“不认识,你是哪位?”“我是您的学生陈德荣,1958年我初中毕业后成了流生,是您三番五次地到我家来动员我复学的。”“记起来了,记起来了,这一晃,小30年了,你长高了,变样了,你不说的话,我还真不敢认了。”路上偶遇当年的恩师,我那份喜悦之情,难以抑制;种种流年往事,一下涌上心头。二话不说,我急于跟恩师倾诉心语,当即给单位打了电话,请假一小时。我屁颠屁颠地跟着张老师到了

中心花园旁的一幢点式住宅楼里,走进他家,跟他畅聊起来。

原来,张老师当年在治病疗养过程中,结识了红十字会一位精心绣口的美女护士,并缔结良缘,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张老师在市五中兢兢业业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后,学校领导把他安置到花园新村颐养天年。如此一来,我俩阔别几十年后反倒成了同“村”邻里。打那以后,我就成了他家的一个常客。

命运常常会捉弄人。还原师生情谊没几年,张老师竟因病溘然长逝了。作为他的学生,我有幸在他弥留之际陪伴于他的病榻旁;在他遽归道山后,又有幸参与了他的葬礼,总算尽了点孝敬之心。

如今,张老师离世已近30个春秋,可他那亲切的音容笑貌,他授课时清脆悦耳的嗓音,他那一手盛金结绣的秀美板书,尤其是他那循循善诱、鞭辟入里的教学方法,至今仍历历在目。

张老师,没有您,便没有我后来的一切。今生今世,我永远怀念您。

缅怀“老政法”杨诚良

杨诚良是我市政法战线的一位老同志。他生于1932年7月,2001年3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69岁。他出生在江苏新沂市邵店乡,194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



1984年2月18日,作者和杨诚良(左)在青果巷38号常州市法律顾问处办公室前留影。

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5月在一次战斗中严重烧伤,经疗养后定为病残三级甲等。1954年8月转业到常州,先后在民政、检察、公安、法院、司法等单位工作长达近30年。

我和他是上世纪70年代初在市委“五七干校”时相识的,但接触不多,在一起共事则是80年代初,我国律师制度刚刚恢复,我们作为老政法干部被调到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科从事专职律师工作。1980年9月,常州市法律顾问处经常州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1981年12月,杨诚良和我以及何毓庚、徐示先等6位同志经江苏省司法厅考核合格,被授予律师

资格。同年,杨诚良同志被选为江苏省律师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82年2月,他被任命为常州市法律顾问处主任,我被任命为副主任。他放手让大家探索,带领大家积极开拓业务。法律顾问处成立之后,重点在刑事辩护工作上拓展业务,从而打开律师工作的局面。1982年4月,法律顾问处开始开拓法律顾问工作,处里指派我担任戚墅堰机车车辆厂法律顾问,这既是他对我的信任,也是给我压担子。与此同时,处里还积极探索民事代理工作和非诉讼法律事务。他总是鼓励大家努力去探索、去实践,遇到困难时总是和我们一起分析研究,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

为提高业务水平,他鼓励大家认真学习业务,尽管经费紧张,他提倡及时添置相关业务书籍。按照他的说法,业务书籍是我们的“武器”,业务不熟悉,水平不提高,就很难为当事人服务。

他出生农村,爱人是农村妇女,在家乡从事农业劳动,操持家务。夫妻俩长期两地分居,但不离不弃,相守到老。1983年,杨诚良已年过半百,两个大的孩子已经工作,但老家还有一个女儿和儿子。考虑到爱人的养老和子女的成长,他于1983年初向组织申

请提前离休,并按照当时的政策照顾,爱人户口迁入城市,随其共同生活;女儿进城顶替他来常州务工,小儿子来常州读书,以解决其后顾之忧。

杨诚良同志为了发挥余热,返聘在常州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和国联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咨询工作。1984年12月,他和我等4位同志又被聘为常州市总工会常年法律顾问。他继续认真学习业务,几乎手不离书。有当事人来找他咨询时,他都认真倾听他们的诉说,然后根据事实和法律耐心细致地进行解答,直至当事人满意为止。他经常当着当事人的面问“懂不懂”,意思是“你要是还不懂的话,我再给你解释解释,直至真正明白为止”。“懂不懂”是他接待当事人的口头禅。

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直来直去,有话当面说,从不拐弯抹角。你有什么缺点,他会当面指出,和你有什么不同意见,他也会与你争得面红耳赤。他重视理论学习,关心时事政治,对事物有独特见解。

杨诚良一生勤奋不为名,真心实意对同志,生活艰苦不贪腐,两袖清风别人间。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我们缅怀他,是为了纪念他,学习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